

那年我采访新四军老战士

钟远红

一直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码字。采访过很多人,但最难忘的,还是2013年我采访的一名新四军。

当时我在南化公司南化报社工作。元宵节刚过,气候乍暖还寒,我接到杨玉贵老师的电话。他说要策划编纂一本书,集中反映南化那些离休或退休的曾为新中国成立与民族解放出生入死的革命老人。

三月中旬,由六合区文广局、第二文化馆牵头组织召开了首次作者和相关人士的见面会,时任南化公司干部处老干部科科长王雪平出席并介绍了一些老革命的生平与简况。我受命采访的是万长林老人。根据王雪平提供的电话号码,我联系上了万老,向他简单地陈述我的来意。电话那端的万老对组织上的这次抢救性地搜集与整理文献的举措表示肯定,再三说:“好事情,好事情!”至此,漫长而琐碎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开始了。我隐隐感觉

到,那淹没于历史深处的零星光亮正一点点闪闪烁烁地照拂过来。

第一次采访是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我怀揣着介绍信,叩开了房门。一位慈祥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就是万长林。万老听说我的来意后有些顾虑。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过去的事情有些记不清了,我捡记得说吧。”

随后他拿出两枚纪念章,一枚是195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解放奖章,一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万老惋惜地说,还有几枚纪念章和过去的老照片在搬家时遗失了。据老人介绍,他入伍没多久就参加了莱芜战役,随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他告诉我,在这么多年的战争中,所幸没有负过伤,这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采访过程时而是梗概式的某次战斗,时而又是时隔多年的某个时光碎片。结束采访后,我去图书馆查找相

关资料。那段时日里,我疲于奔命,夜不能寐,总是努力地想离真实的历史近些、再近些,刨去岁月的浮土,还原事件本来面目。

我问万老,打仗时害怕吗?他坦言:“有些紧张,但是你不打敌人,敌人就打你啊。”万长林骄傲地告诉我他是陈毅的兵。我查了相关资料,原来万长林当年参加的新四军是没有参加长征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组建的。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围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1月1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采访、资料收集与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深陷于万长林个人的革命历史中不能自拔。与其说是万长林的个人历史,不妨诠释为

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缩影。一个普通且平凡的农家子弟,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锤炼成长。

我至今仍然记得万老让我热泪盈眶的一段话:“那时,死人、牺牲的事天天有,有些战士入伍的第二天就牺牲了,有的牺牲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就好像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似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这是怎样的一种信念!

此时此刻,我坐在书桌前再一次捧读《被岁月遮掩的硝烟》这本书,那一缕缕被岁月掩盖的硝烟逐渐清晰地弥漫开来……掩卷沉思,相对于他们,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是多么幸福!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或许真的快让这一缕缕硝烟被岁月渐渐冲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更不敢忘,为了红色政权的建立,有多少革命先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让我们向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致敬!



冬季的早晨

李昊天 摄

栖霞山枫情

陈常青

深秋时节,带着对枫叶的向往,来到了“江南佳丽地”之栖霞山。

走进栖霞山大门,我惊喜地发现这里有一弯碧绿的湖水,湖内矗立着观音菩萨雕像,慈眉微笑,普度众生。这就是乾隆皇帝御赐栖霞十景之一的“彩虹明镜”湖。赏过“彩虹明镜”湖,便是梵音声声闻名遐迩的栖霞寺。千年古寺,大气磅礴,雄风浩荡,心中万千沟壑都交给了神明,感受无尽的空灵与禅意。

穿过袅袅升腾的檀香,来到了漫山红叶的山脚下。红枫的叶片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宛如一片片小小的火焰。它们聚集在一起,燃烧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仰望满目的红枫,我的额头、唇角、心海像是被红色的海洋所包围,让我这个深爱红色的信徒没有了意念,醉倒在火一样的怀抱中。似乎把自己燃烧起来。微风吹过,我似乎也变成一片红色的枫叶,在山腰间来回穿梭,与红叶翩翩起舞。

正在我如痴如醉之时,我的同行者迫不及待地喊着:“快上来呀,上面更好看呢。”我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整座山就像一个大调色盘,未曾研磨,已然成画。远远看去,像个婷婷少女,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时而安静,时而奔放;又若落入凡尘的仙女,翩跹着红色的外衣,时而低眉浅笑,时而风情万种,真是无愧于“江南第一明秀山”的美誉。这些红色的精灵,由于地势与光线的不同,呈现不同的颜色与特色:玫红嫣然、深红热情、朱红性感、橘红

成熟、浅红怡人、桃红羞涩、鹅黄清纯、翠绿雅致、淡紫风韵……

沿着弯曲、蜿蜒,时而陡峭的山路继续向上,攀岩嶙峋的山石,看着裸露相交的虬枝,感受自然与征服的魅力、生命的顽强。享受红叶谷层林尽染,灿若晚霞的美丽。枫树与乌桕交相辉映,五彩缤纷,相交相融。栖霞山在红枫的映衬下,山间的空气仿佛都变得灵动起来。那火红的颜色点燃了人们内心的豪情,让人犹如置身于一幅美丽流动的画卷之中,高邈的天穹与弥望的林峦仿佛被烈焰燃烧,脚底是涌动的红海,如诗如画,不争春色,胜似春色,为寂寥悲凉的秋增添一抹暖色与诗情。

无限风光在顶峰,透过火红的枫叶,从红云的缝隙中忽然看到蓝蓝的天空,我惊呼起来:“看到蓝天了,快到山顶了。”此时更加兴奋了,面对陡峭的台阶却显得更有力量。攀岩至望江亭上,三面环山,向北眺望,是滚滚的长江水,浩浩荡荡,气势磅礴,感受祖国山水的美好与辽阔,感知生命的渺小与脆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下山时,很多的红叶随风飘零,满载着生命的沧桑与厚重,我轻轻地捡起一枚放入心中。生命的美丽也许就是在这无数次绽放中得以升华。经过秋露寒霜的打磨,红枫的颜色更加得鲜艳;峻厉过刀风寒剑的严冬,来年更加的鲜绿。正如人生,只有经历风吹雨打的洗礼,才能在困境中涅槃重生。

天空没有多余的星

吴明松

小区的门卫姓张,平日里沉默寡言,见人总绷着一张黝黑、褶皱的脸,让人不敢接近。大伙儿在背地里都唤他“怪老头”。直到不久前小区经历的一次险情,大家才对他有了新的认知。

午后时光,天气晴朗,孩子们在小区里追逐嬉戏,欢笑不止。忽然,一个小姑娘重心不稳,侧身滑入花园中心的水塘。水虽不算深,却没过孩子的脖颈。扑腾的水声,混杂孩童的惊呼,让原本静谧的小区变得纷乱嘈杂。千钧一发之际,“怪老头”一个箭步从门房冲出来,连鞋也顾不上脱就跳入水塘,奋力将小女孩托举上岸。女孩的妈妈闻声赶来,吓得眼泪直流。见女儿安然无恙,她赶忙拿出钱表示酬谢,可“怪老头”却裹着湿漉漉的衣服,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不知是谁给新闻热线“爆料”,电视台的记者第二天就赶来采访,“怪老头”却将大手一挥,面无表情地拒绝了,说是正在值班,没空接受采访。令人遗憾,摄像机没有录下“怪老头”的光辉事迹,但他在灿烂下微驼的背影,却温暖如春,透着无私与善意的美。

相对“怪老头”的“冷峻”,小区的邓大妈却是性格爽朗直率,平日里她总是闲不住,不管晴雨,她的身

影总是活跃在小区的各个角落,街坊邻居都喜欢把她称作“小巷总理”。她时而又用“三寸不烂之舌”规劝吵架的夫妻要相互包容;时而自掏腰包找来工人,把小区破损的道路修补平整……

还有一次,她竟破天荒地在业主群里“直播带货”——义务帮忙遇到困境的老乡们推销水果,新鲜多汁的柚子,清脆甘甜的冬枣,咧口欢笑的石榴……品种繁多,长相喜庆。单透过手机屏幕,仿佛就能嗅到山野清风的气息了。“我们老家的柚子不打农药,皮薄肉多,咬上一口,甜到心窝……”邓大妈生动风趣的讲解,打动了不少劳碌,仅半个小时,直播间里的水果就被大伙儿抢购一空了。邓大妈的热情,不仅让乡亲们的劳动成果有了回报,也让城里的居民品尝到了更为健康的绿色食品,可谓一举两得,和谐共生。

“怪老头”、邓大妈,像这样的热人心人,在我们小区还有不少,手艺精湛、为人和善的修鞋匠老李,见人就笑、亲和力强的出租车师傅小宋,与学生亦师亦友的王老师。

他们虽平凡朴实,却都怀揣着一颗金灿灿的心,去照亮前路,温暖他人,就像那辽阔浩瀚的星空,没有一颗星星是多余的。

密林深处豪来沟

艾 红

中国的“两河文化”,是黄河、长江滋润下的中华文化。而克旗联丰林场的“两河文化”是豪来沟、兴隆沟森林这条绿色河流的生态建设文明与文化。

森林文化与文明像史诗般的神话令人神往,让我决定一探究竟。我由林场负责人陪同,沿着人类文明起源,走进密林深处的豪来沟。

夏季正是森林滴翠的季节,绿得如诗如画。车在山沟里行驶,路两边山峦叠嶂,树木参天,幽静而唯美的森林,让心灵得到最大放松。这时小路上迎面跑来的野兔和我们撞个正着,呆萌地盯着我们看,向它招手,我们继续行路。前面又有一公一母两只野鸡站在路当中,看到车,它们不慌不忙地走到路边灌木丛。在这里,我们就像是外族人,所有的植物和生物都在打量着我们,连小草也伸出手摸摸我们的裤脚。

林场负责人说这条沟野生动物非常多,有马鹿、狍子、野猪、狐狸、獾、兔、黑琴鸡、大鸨、野鸡等几十种野生动物和鸟类。森林属于人类,也属于动物。森林里,各种奇花异草杂合的浓郁芳香四溢。天然森林白桦、山杨、油松、蒙古栎、山杏、杜鹃、山丁子、稠李、虎榛子从车窗掠过,羊草、针茅、冰草、冷蒿、骆驼绒在路上低吟浅唱。森林的灵秀,让我进入了绿野仙踪的境地。

我曾到过欧洲的一些国家旅游。芬兰享有森林王国的美誉,陆地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6%。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森林密不可分,他们尊重森林,定居在“推窗见林,依林而居”的地方。在芬兰,无论在海滨湖畔,还是丘陵岛屿,随处可见树木林茂。葱绿的森林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符号。而联丰林场豪来沟的森林覆盖率不亚于芬兰的森林,自然风景美不胜收。

车开到拐弯的一处山坡,突然眼前一亮,杜鹃花出现在我们面前,有白桦树做陪衬,显得更加娇艳美丽。天也格外的蓝。云,白得放出

刺眼的光芒。唐朝王维诗云:“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一朵朵绽放的杜鹃花,将这崇山峻岭里的密林点亮,整个大山都似一幅油画。

森林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绿色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从森林文化中不断孕育发展而来的。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人类的祖先最初就是生活在森林里,他们靠采集野果为食,用树叶做衣,在树上建屋。我忽然想起“自然之友”梁从诫的绿色希望行动,这山这沟这水养育了我们,我们何不开发森林生态旅游,让人们走向自然,认识自然,达到自觉保护森林资源与环境的目的?美丽的张家界从一个养在深闺人未知的小林场,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国家森林公园,豪来沟如此宝贵的资源,为森林旅游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再往前走,就到了国家公益林地,这种由灌木和乔木组成的林带像一条绿色的河流,婀娜多姿又威武雄壮,展示着森林之美。我仿佛是站在蒙马特高地,俯瞰整个森林,看到的是一幅由森林河流构成的美丽画卷,不禁感到眼前这片茂密的森林风光是历史不能左右的神奇自然。

下车,感受一下这万亩森林的豪言壮语,听到森林发出像海水撞击礁石的声音,刺激着我们的感官。我们仿佛回到童年的故乡,站在山顶上歌唱。莱蒙托夫说:“当我们远离尘世而跟大森林接近时,大家都不由得变成孩子了,心灵摆脱了种种负担,恢复了本来面目。”

车在绿色河流里缓缓穿行,一片绿又一片绿像荷叶在河流里簇拥着彼此。这一路跋涉,森林像极了洁身自好的隐士,庄严肃穆地审视这尘世中的你我。

来时的路,已被森林淹没,没了踪影,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的疏林地。绿色把我的心笼罩,一股清新淡雅的松香气息还在我的鼻尖徘徊。索尔·贝娄会说“艺术从森林开始”。这条绿色的森林之河,已经载着我感慨的小舟驶向诗与远方。

浮生(外一首)

吴群芝

微信群不喜欢文学
事业小有成就的人
在嘲笑读书写字不如赚钱
赡养父母和抚育孩子
没有人接话,沉默是最好的解释
想起时光和岁月,有人说:
没文化的人才喜欢说这两个词

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之分
人生选择也是一样
相对于博弈或归隐山林
还是深山野岭好呀,她这样想着
密林丛路牵着她走进空谷幽兰

山中那些绵云薄雾像是树的属性
垂下峰顶,有时挂着风,
有时挂着雨什么也没挂的时候
就会看见南山巅上那座
可以修身养性

什么都不用修的青云古寺

落马溪的秋天

时光沾满露珠,落马溪在烟云中
流淌千古,不散的故事马蹄声远
你怀抱群山,光阴流转朔风
我在秋天的风声里
看芦花灌浆,或
登山而行,崎岖陡峭的山峰
茶马古道通向天边

那样的险峻高远,旗子举在空中
驼铃是马帮从天上下来
我侧身让过这负重前行的暗涌
一切静止,只有
不期而遇的那一口井
像鸟鸣追赶时间
叮叮咚咚流下去,汇入落马溪

你无法扑灭一种火

石 潭

首先得承认这不是火,也无打算
引起一把明火烧掉修长的双眉

“但我还是被杂技演员,引领着
步步悬空走在了烧红的钢丝上”

看着风拐弯地走,走过一片原野
才知道鸟的自然和坦荡,没去冒险碰撞

冰凉的高楼折射出来的光,密制一种
无名之火在彩超和核磁共振里显露寒冬

你我不是天使,不是武者
无法扑灭一种火

那触地摩擦出来的尘埃是紫色的
即使鲜红依旧是紫色的,已来不及更改

这一生喜好紫色。不停地燃烧着
窗外,有一顶渔夫帽悬停在夕阳中

故乡

寒 冰

静默取代了所有的修辞
这样的夜晚

我在空旷的黑里点灯
抬头望银白的骨头弯下脑袋
故乡越来越像一个谜语
时间不断更新改谜面,我不知道
一眼还能认出多少乡亲
唯有田埂上的马头兰
像慵懒的媳妇溜进了城

一些萍水相逢的人
渐渐被迁徙的脚步挤走
永远挤不走的是故乡
任你怎样挥霍距离的自由
把一行诗句藏得多么偏僻
她都能把陌生的一切
像风筝一样拉回来

麻雀(外一首)

郝茂军

与麻雀为邻
我可以在未起床前
听到它们轻言轻语的叽喳声

是轻唤,也是温暖
新的一天开始了
只有傍晚时分
它们才飞回我门前的灯笼里
安静地聚在一起

镜子

镜子里的我
不是真实的我

我在不同的镜子中
有明显的差异
我怀疑这才是
真实的我